



中山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



中山大學古文字研究所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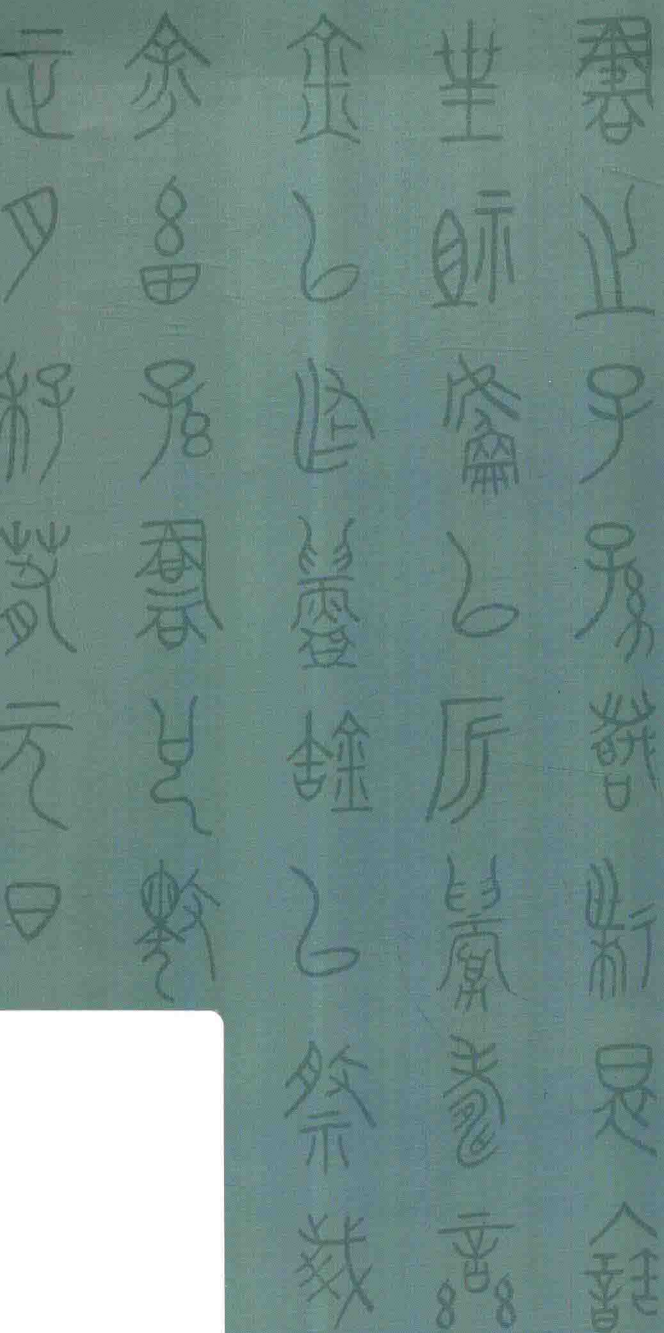
出土文獻與中國古代文明研究協同創新中心

文字·文獻·文明

中山大學古文字研究所

出土文獻與中國古代文明研究協同創新中心編 田燁主編

中山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



文字·文獻·文明



中山大學古文字研究所

出土文獻與中國古代文明研究協同創新中心 編 田 焯 主編

中山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

圖書在版編目(CIP)數據

文字·文獻·文明 / 中山大學古文字研究所, 出土
文獻與中國古代文明研究協同創新中心, 中山大學中國語
言文學系編; 田焯主編. —上海: 上海古籍出版社,
2019.10

ISBN 978-7-5325-9324-8

I. ①文… II. ①中… ②出… ③中… ④田… III.
①出土文物—文獻—中國—文集 IV. ①K877.04-53

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(2019)第 182496 號

文字·文獻·文明

中山大學古文字研究所

出土文獻與中國古代文明研究協同創新中心 編

中山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

田 焯 主編

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發行

(上海瑞金二路 272 號 郵政編碼 200020)

(1) 網址: www.guji.com.cn

(2) E-mail: guji1@guji.com.cn

(3) 易文網網址: www.ewen.co

浙江臨安曙光印務有限公司印刷

開本 787×1092 1/16 印張 15.5 插頁 4 字數 294,000

2019 年 10 月第 1 版 2019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325-9324-8

H·215 定價: 78.00 元

如有質量問題,請與承印公司聯繫

中文堂

文字、文獻與文明——第七屆出土文獻青年學者論壇暨國際學術研討會

2018.8.18





里耶秦簡 12-2130+12-2131+16-1335 正背面



里耶秦簡 9-29 正面

序 一

“第七屆出土文獻青年學者論壇暨國際學術研討會”致辭

第七屆出土文獻青年論壇經過積極的準備，今天在中山大學中文堂順利開幕了，論壇召集人田焯教授要我講幾句開場白，算是對論壇的祝賀。此次光降廣州康樂園的青年才俊，來自海內外各地，有不少是我早就認識的“老”朋友，也有不少陌生的面孔，出土文獻研究的未來世界屬於你們，我代表中山大學古文字研究所，熱情歡迎你們。

中山大學的古文字研究，可以追溯到 20 世紀 20 年代中山大學語言歷史學研究所時期，商承祚、溫廷敬等先生的論著至今還常為學界援引。容庚和商承祚兩位教授在 50 年代創立了中山大學古文字學研究室（古文字研究所前身），成為具有國際影響的古文字學重鎮，古文字與出土文獻研究一直有着優良傳統和引人矚目的業績，我的導師曾憲通教授與陳煒湛、張振林、孫稚雛等先生一道，在甲骨文、青銅器銘文、戰國文字和秦漢文字研究諸方面都卓有成就。“江山代有才人出”，近些年中大的幾位青年學者也都出類拔萃，成就喜人。

現代的學科分類令人眼花繚亂，老一輩的學者通常不喜歡動輒另立這個“學”那個“學”的。平時電視廣告聽到“尿頻、尿急、尿痛、尿等待、尿不出、尿不盡……”的聲音，總以為難免誇張。1992 年夏天，我陪同李星橋（新魁）先生到珠江醫院看病，發現一個房間掛着一塊牌子，上面赫然寫着“尿流動力學教研室”，真的長了見識，日常普普通通的拉撒問題，居然有一門嚴肅的學科在作研究。出土文獻數量浩繁，價值重大，內容豐富複雜，疑難問題成堆，為什麼不能有一種學問叫作“出土文獻學”呢？於是，從 1998 年至今，我每年開一學期課，在中大中文系連續為本科生開講“出土文獻學概論”。不遺餘力地鼓吹古文字與出土文獻的好處，這是一件我引以自豪的事情。

2015 年 5 月，我還創作過一首“下課歌”，在這裏給大家念一遍：“又見東湖荷連天柳依依，別了，聽課的學妹學弟。莫道是出土文獻不夠神奇，休嗔怪期中考有點無禮。費

留一聲歎息，但餘歡天喜地。數月教與學還算默契，千祈知我誠意。年過半百依然淘氣，傳道授業聊當遊戲。祝君鵬程萬里，將搞笑進行到底！”

學問是做不完的，一批出土文獻可以吃幾十年，既要鑽研學問，孜孜以求，又要從年輕時就善自珍攝，為國愛身。“企予望之”，堅信大家在出土文獻的廣闊天地裏一定大有作為，衷心期待拜讀大家更多輝煌的新成果。

預祝論壇圓滿成功！

陳偉武

2018年8月18日草稿

2019年9月8日改定

序 二

好染髭鬚事後生

——“第七屆出土文獻青年學者論壇暨國際學術研討會”致辭

各位來賓、各位青年學者：

首先歡迎大家在盛夏時節來到中山大學，深刻感受廣州的“熱情”，並一起討論文字、文獻與文明的關係問題。我注意到近十年以來，類似的青年學者論壇在不少地方、不少領域都舉行過，這是一種新的氣象。據我有限的聞知，像清代文學青年讀書會、詞學青年讀書會、宋代文學青年同人會等，都已經舉行了好多屆，我也作為超齡青年應邀參加過其中的幾屆，當然是作為點評嘉賓的身份出席的。所以嚴格來說，現在的學術會議，由青年人登壇唱主角、中老年人來點評已經是一種比較成熟的會議形式。我相信這背後也有“青年強則學術強”的共識在支撐着這一行為。

這次以“出土文獻”為主要考察對象的青年學者論壇，也應該是這一良好學術風氣下的產物。作為海內外從事出土文獻研究的優秀青年學者的重要交流平臺，“出土文獻青年學者論壇”，2012年由北京大學發起成立，之後在復旦大學、臺灣清華大學、吉林大學、香港浸會大學、中國人民大學成功舉辦了六屆。本屆已經是第七屆，可見這一論壇的影響力。現在“冷門絕學”已經得到了國家層面的關注和支持，這為古文字研究，出土文獻之詮釋，出土文獻與古代語言、歷史、哲學、社會之研究等方面提供了一個比較廣闊的平臺和空間。這是冷門絕學學科之幸。我今天也感到是青年學者之幸，因為諸位成長在一個本學科備受關注的時代，不是每一代青年都有這樣的幸運。

我以前花了十年時間研究王國維，他的話給我留下印象特別深的很多，我今天突然想起了他說過的兩句話：一句是“大抵學問常不懸目的，而自生目的”，學術不是為了寫文章而去讀書，而是在有興趣的讀書中發現值得探討的問題，然後寫成文章。這才是純粹的學者做出的純粹的成果。另一句是1925年王國維在他著名的講演《最近二三十年

中《中國新發見之學問》中說的“古來新學問之起，大都由於新發見”。王國維說的“新發見”，其實主要就是說的出土文獻。他的著名的“二重證據法”，就是地下之材料與紙上之材料的結合。今天的論壇以“出土文獻”為本，我本能地認為這應該是對王國維之說的一種積極回應。

本屆會議的主題是“文字、文獻與文明”，我覺得這是一個根基扎實、思維連貫而聯想廣闊的主題。相信諸位在“疑義相與析”中一定會得到學術的快樂。但我很慚愧，我沒有能力參與諸位的討論，因為在古文字、古音韻等方面知識的匱乏，這使得我的王國維研究也始終是不完整的。但學術的大格局本來就是學者共同來組建的，這也是我雖感慚愧却也安心的原因所在。

在出土文獻青年學者論壇開幕之時，我想起了兩個大詩人的兩句詩，一句是李白說的“丈夫未可輕年少”；一句是劉禹錫說的“好染髭鬚事後生”。我現在把這兩句合在一起送給大家。

祝大家在廣州研討、生活愉快。

彭玉平

2018年8月18日

目 錄

序一	陳偉武	(1)
序二	彭玉平	(3)
釋“穗”	鄔可晶	(1)
再議甲骨文中的否定詞“不”與“弗”的語義功能區別 ——兼論甲骨文的非賓格動詞	[日] 戸内俊介	(11)
從三版胛骨釋文談占卜與釋文順序	趙 鵬	(36)
從西周金文談《尚書》所見嘆詞“嗟” ——兼論“盟詛”及其相關問題	鄧佩玲	(56)
說甚六鼎銘文中的“甫虛公”	石繼承	(72)
故宮博物院藏梁伯戈銘文新釋	石小力	(80)
《湯處於湯丘》札記六則	高佑仁	(87)
戰國楚簡中的“𠄎”字以及古書中若干“反 / 返”的含意	[日] 宮島和也	(99)
說表示“死”義的“世”字 ——附《容成氏》“各得其世”解	郭永秉	(106)
靈王所“遂”者究竟為何國? ——《靈王遂申》再考	[日] 海老根量介	(115)

《越公其事》補釋(四則)	何有祖	(124)
《鄭武夫人規孺子》補探	林宏佳	(128)
楚簡釋讀筆記五則	王 輝	(150)
楚“波鈔”封泥小考	田 煒	(154)
“葉書”與“謀記”	陳侃理	(159)
北大漢簡四《反淫》簡八至十一新編聯及釋讀	蘇建洲	(171)
里耶秦簡與古文書學關係舉隅	游逸飛	(182)
漢簡《蒼頡篇》校讀拾遺(六則)	張傳官	(190)
天水放馬灘秦簡《日書》乙種札記七則	趙 岩	(200)
據古文字考釋俗字四則	李春桃	(207)
《論語·憲問》“晉文公譎而不正，齊桓公正而不譎”補說	劉 剛	(212)
略論釋讀古文字應注意的語音問題	張富海	(217)
從出土材料看王念孫的理校	張錦少	(225)

釋 “穗”

鄔可晶

(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)

殷墟甲骨文中如下之字：



一般都視爲“禾”的異體。^① 只有島邦男《殷墟卜辭綜類》將“禾”與此字分立爲兩個字頭，^②後出的《殷墟甲骨刻辭類纂》沿襲了這一做法。^③ 爲了行文的方便，以下用“△”代替此字。

姚孝遂先生一方面認爲△“可能是‘禾’之異體”，一方面又指出“其用法較爲特殊”，因此《甲骨文字詁林》也把△字暫時單列。^④ 姚先生所謂的“用法較爲特殊”，當是指△的辭例(具體詳下文)與一般使用“禾”的場合(如甲骨卜辭屢見的“稔禾”、“受禾”、“蚩(害)禾”等)有別而言的。從這一點看，島邦男等人分△、“禾”爲二字，是有道理的。不過，島氏釋△爲“采”，顯不可從(《類纂》未釋)。

裘錫圭先生在《甲骨文中所見商代農業》一文的 1986 年修改稿中，雖仍從一般的

① 孫海波：《甲骨文編》，中華書局，1965 年，第 308 頁。李宗焜：《甲骨文字編》，中華書局，2012 年，第 516 頁。劉釗等：《新甲骨文編(增訂本)》，福建人民出版社，2014 年，第 429 頁。沈建華、曹錦炎：《甲骨文字形表(增訂版)》，上海辭書出版社，2017 年，第 76 頁。[日] 貝塚茂樹：《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藏甲骨文字·本文篇》，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，1960 年，第 684 頁；參看[日] 松丸道雄、高嶋謙一：《甲骨文字字釋綜覽》，東京大學出版會，1994 年，第 215 頁。

② [日] 島邦男：《殷墟卜辭綜類》，汲古書院，1971 年，第 192—193、198 頁。

③ 姚孝遂主編、肖丁副主編：《殷墟甲骨刻辭類纂》，中華書局，1989 年，第 523—526、540 頁。

④ 于省吾主編：《甲骨文字詁林》，中華書局，1996 年，第 1451 頁。

看法以△爲“禾”，但新加入一句：“也有人認爲這是‘穗’的初文。”^①我們翻檢了有關工具書，未能找到此說究係何人所倡，也不排除就是裘先生自己提出的尚不敢斷定的“一說”的可能性。

釋△爲“穗”的見解，學界似乎少有人注意，其實很可能是正確的。

△的字形，“酷肖成熟的穀子”，^②跟一般的“禾”字相比，特別突出“禾(穀子)”下垂的飽滿的穗，說爲“穗”的初文是十分直截的。“△(穗)”字在“禾”上畫出所結之穗，其表意方法與“𦉳(葉/葉)”字在“木(樹)”上畫出葉子如出一轍。^③裘錫圭先生指出甲骨文“年”字也偶有从△作的，如𠄎(《合》9818)。^④我們知道，“年”本指收成。其字从“穗”，對於表現“收成”的本義，顯然也是很契合的。

△當釋“穗”，還可以通過對“季”字的分析得到印證。

《說文·十四下·子部》：“季，少偁也。从子、从稚省，稚亦聲。”許慎所以作此分析，當是由於“季”、“穉(稚)”音義皆近的緣故(古人有以“稚”、“季”連用爲名的，如肩水金關漢簡 73EJT23：344 有“仲稚季”，漢印有“成穉季”，《急就篇》有“畢稚季”等^⑤)。然而“季”字明明从“禾”，把“禾”看作“稚”的省形，顯然太過隨意。而且“季”、“稚”韻母雖近(但也有陰入、開合口之別)，聲母則相差較遠(“季”是見母字；“稚”本作“穉”，楚簡寫作从“巨(夷)”聲，“巨(夷)”是以母字^⑥)。從音理上看，“稚亦聲”之說也有些牽強。孔廣居《說文疑疑》、王煦《說文五翼》、林義光《文源》等已對《說文》的分析表示懷疑。^⑦不過，他們提出來的“季”“从禾會意”、“當从禾(音稽)聲”或所从“禾”“當爲穉之古文，幼禾也”^⑧

① 裘錫圭：《甲骨文中所見的商代農業》，《裘錫圭學術文集·甲骨文卷》，復旦大學出版社，2012年，第233頁。裘先生此文最初是提交1984年在安陽召開的全國商史學術討論會的，曾收入1985年出版的《全國商史學術討論會論文集》(關於此文的版本信息，皆據《裘錫圭學術文集·甲骨文卷》第269頁的說明)。《論文集》所收裘文，並無釋此字爲“穗”的話(第198頁)。但發表此文修改稿的《農史研究》第8輯第38頁注^②已有“也有人認爲上引之字是‘穗’的初文”之語(華南農業大學歷史遺產研究室主編，農業出版社，1989年)，可知這句話當是1986年修訂時增入的。

② 裘錫圭：《甲骨文中所見的商代農業》，《裘錫圭學術文集·甲骨文卷》，第233頁。

③ 參看裘錫圭：《文字學概要(修訂本)》，商務印書館，2013年，第120—122頁。

④ 裘錫圭：《甲骨文中所見的商代農業》，《裘錫圭學術文集·甲骨文卷》，第233頁。

⑤ 參看張傳官：《急就篇校理》，中華書局，2017年，第47—48頁。



⑥ 鄭張尚芳先生疑“稚”“雉省聲”，固然與事實不符(從漢代文字資料看，“稚”所从的“佳”實由“犀”變來。參看裘錫圭：《淺談璽印文字的研究》，《裘錫圭學術文集·金文及其他古文字卷》，第287頁)；但他據此以及其他情況，將“稚”的上古聲母構擬爲塞化的l，倒跟楚簡“稚”从“巨”聲合拍。


⑦ 丁福保編纂：《說文解字詁林》，中華書局，1988年，第14182頁。



⑧ 同上注。

等新說，也都缺乏文字學證據，難以使人信服。^①

從古文字看，絕大多數“季”字確實從“禾”，但是在現存時代最早的殷墟自組肥筆類卜辭中，“季”作如下之形：^②

 (《合》21119)  (《合》21120)

很明顯從“△”而不從“禾”。^③《合》21118的字體也是很典型的自組肥筆類，其中“季”字作，頭部稍有殘斷，但飽滿的穗形猶存，亦應從“△”。《甲骨文字編》將其摹作一般的“禾”，不確。總之，在時代最早的殷墟甲骨文中，“季”字都是從“△”的。這是很可注意的現象。


獨體的△字，在卜辭中似僅見於《合》19804、《合》9464 正(二見)、《合》9615，前兩版分屬自組肥筆類和典賓類，末一版應該也屬於賓組。《合》7042、7043 是典賓類卜辭，此二版上的“利”字作、，^④也是從“△”的(“利”字還有從“黍”的寫法，見《合》39932。作為意符的“禾”、“△”、“黍”在“利”字中通用，表明它們的字義相近，決不能據此將“△”、“黍”都釋為“禾”)。上舉從“△”的“年”字，其所從出的卜辭為賓組三類。^⑤它們都可算作一期卜辭。^⑥此後的殷墟甲骨文及其他古文字資料裏，好像就再也看不到△了。古文字字形勾廓與填實往往無別，如果把△象穗的部分用填實的手法書寫，其字與“禾”便混而難分。此外，△的字形既可看作“禾所結的穗”，也可看作“結穗的禾”。如取後一種理解，△就有可能被人當作“禾”的異體，終為“禾”字所兼併。由於存在這些原因，△





① 參看于省吾主編《甲骨文字詁林》第1437頁“季”字條下所錄李孝定《集解》按語對這些說法的批評。

② 李宗焜：《甲骨文字編》，第521頁。劉釗等：《新甲骨文編(增訂本)》，第821頁。

③ 這裏所舉“季”位於上方的“△”省去下部或下部有所簡省，類似情況在“禾”中也能看到。在時代較早的一期卜辭裏，“禾”位於字的上方時，往往也省去下部，參看有些“年”字、“季”字的寫法(劉釗等：《新甲骨文編(增訂本)》，第431、433頁；李宗焜：《甲骨文字編》，第521頁)。

④ 李宗焜：《甲骨文字編》，第519頁。

⑤ 《天理大學附屬天理參考館藏甲骨文字》256著錄的典賓類刻辭“年”字作，亦從“△”(李宗焜：《甲骨文字編》，第524頁)。但此版為習刻，錄此供參考。

⑥ 甲骨文裏還有一個被裘錫圭先生釋為“柞”的字(裘錫圭：《甲骨文中所見的高代農業》，《裘錫圭學術文集·甲骨文卷》，第250頁)，計二見(參看李宗焜：《甲骨文字編》，第690頁)： (《合》20624)、 (《合》18835)。此字去掉“丿(乍? 銓?)”的部分，也頗有些像是“△”[如確從“穗”，不知有没有可能釋為“截穎謂之銓”(《小爾雅·廣物》)的“銓”。前一辭即自組肥筆類，後一辭似屬賓組，也都不晚於一期。又，《甲骨文字編》第524頁“黍”字條下所收《合》10059一例，摹作，似從“△”。檢原拓本，此字實作，其頂端和左邊都是“黍”字習見的散穗形。《文字編》所摹失實。

大概在較早的時候即遭受被淘汰的命運。所以，從“△”的“季”應該就是“季”字的古體；從自組小字類卜辭開始，“季”所從的“△”省變為“禾”（省去了下垂的禾穗），^①在△字徹底廢棄不用之後，從“禾”的省訛之體自然成了“季”的標準寫法，導致“季”的字形很難分析。

我們認為△是“穗”之初文，“穗”正可充當“季”的聲旁。《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（伍）》所收《命訓》篇，其文又見於傳世的《逸周書》。清華簡《命訓》“秘之以季”（簡11），“季必仞_二”、“季而不仞_二”（簡13）之句，^②《逸周書》本相應地作“撫之以惠”、“惠不忍人”、“惠不忍人”。清華簡整理者指出，傳本第一處“惠不忍人”的“不”為“必”之誤，可據簡本校正；簡文的“秘”、“季”、“仞_二”當從傳本讀為“撫”、“惠”、“忍人”。^③其說甚是。^④既然“季”可假借為“惠”，從“惠”聲的“穗”與“季”的讀音應該也很相近。

清華簡整理者解釋“季”、“惠”二字的語音關係說：“‘季’為見母質部字，而‘惠’為匣母質部字，故可通假。”^⑤“季”、“惠”不但都屬質部，而且中古都是合口去聲字，彼此只有三、四等之別（“季”為三等字，“惠”為四等字）。從“惠”聲的“穗”正是三等字，“穗”與“季”的韻母可以說完全相同。聲母方面，中古的匣母有不同的上古來源；從“惠”、“慧”的密切關係看，“惠”的聲母當與“慧”一致，本為云母。^⑥云、見二母都是塞音，文獻裏就有不少相通或相諧之例。《史記·貨殖列傳》“民俗懷急”，《集解》引徐廣曰：“懷，急也，音絹。……一作‘惠’。”音“絹”的“懷”跟“季”一樣，也屬見母。此是“惠”與見母字相通

① 參看李宗焜：《甲骨文字編》，第521頁。按，自組小字類卜辭的時代早於賓組，作為偏旁的△與獨體的△的字形變化的快慢不一致，這在古文字的發展過程中是比較常見的。

② 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編，李學勤主編：《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（伍）》，中西書局，2015年，下冊第126頁。

③ 同上書，下冊第130頁注[二九]、第131頁注[三一]。

④ 有人援此用“季”為“惠”之例，把郭店楚墓竹簡《老子》甲組1號簡“絕為棄慮，民復季子”的“季子”改讀為“惠慈”，認為“惠慈”與今本之“孝慈”義近（華東師範大學中文系出土文獻研究工作室：《讀〈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（伍）〉書後（一）》，簡帛網，2015年4月12日。王挺斌：《戰國秦漢簡帛古書訓釋研究》，清華大學博士學位論文（指導教師：趙平安教授），2018年6月，第90—91頁）。這是不合乎老子的思想的。“惠慈”或“孝慈”，在老子看來，都是“大道廢”之後出現的用於補救人際關係的東西，“絕為棄慮”之後怎麼可能不回復體現“道”之本真的“季子”、“嬰兒”的狀態，反而回到第二層次的“惠慈”之屬呢？（參看裘錫圭：《關於〈老子〉的“絕仁棄義”和“絕聖”》，《裘錫圭學術文集·簡牘帛書卷》，第519頁）由此可見，僅有通假用例，不足以決定文獻的通讀，還需要對著作的思想等各方面情況通盤考慮。

⑤ 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編，李學勤主編：《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（伍）》，下冊第130頁。

⑥ 參看潘悟雲：《喉音考》，《著名中年語言學家自選集·潘悟雲卷》，安徽教育出版社，2002年，第210—239頁。依潘悟雲先生說，上古云母可擬作小舌音G-

的例證。^①“穗”从“惠”聲，很可能是在云母前加一 s-前綴，^②至中古才演變成邪母。^③“穗”、“惠”、“季”的聲母關係，跟“歲(中古心母)”从“戌(云母)”聲、“劇(見母)”从“歲”聲的情況，頗為相類。所以“季”以“穗”為聲旁，語音上是沒有問題的。

總之，就字形本源來說，“季”當分析為从“子”、“穗”聲，應該是為“少偁”或“幼稚”義而造的；其結構與从“子”、“未”聲的“孛”字同例。^④“季”从“△(穗)”聲與釋△為“穗”，單獨地看似似乎都嫌證據不夠充分，但二說恰好可以相互支持，這恐怕不是偶然的巧合。

△在卜辭中的用法大多不易索解。《合》9464 的“△(穗)”似是用其本義的：

(1a) 己酉卜，亘，貞：易(賜)△。

(1b) 𠄎勿易(賜)△。

(以上正面。兆辭、序數等從略)

(1c) 王固(占)曰：吉。易(賜)。

(以上反面。甲橋刻辭從略)

在全部的殷墟卜辭裏，似乎從未見過賞賜禾的記錄。這大概由於卜辭中的“禾”多用為“一切穀物的通稱”的緣故；^⑤即使偶有指穀子的，也因“禾(穀子)的種植量比其他穀物大得多”，^⑥商王不會專門拿來賞賜。(1)就“賜△”與否進行卜問，可知過去把△視為“禾”的異體，是不妥當的。

“賜△”即“賜穗”。《尚書·禹貢》所記“五百里甸服”，有“二百里納銓”，偽孔傳：“銓，刈，謂禾穗。”孔穎達《正義》：“……《詩》云‘奄觀銓刈’，用銓刈者，謂禾穗也。禾穗用銓以刈，故以‘銓’表禾穗也。”這是說上古甸服內去王都二百里者，以禾穗作為交納的貢賦(這種制度當然含有想象虛構的成分)。(1)所問商王賞賜的穗，也許就來自“甸服”“二百里”所納的“銓”。古代有“賜稅”之事，如《商君書·境內》：“故爵五大夫，皆有賜邑三百家，有賜稅三百家。”這裏商王“賜穗”，不知與後世的“賜稅”是不是相類之事。

① 先秦古書裏“柳下惠”又作“柳下季”，王挺斌先生懷疑“季”是其謚號“惠”的音近借字；前人多以為“季”是其字，恐不可信(柳下惠本名獲，字禽或子禽，其字與名義相因，字“季”則莫名其妙。或謂字“季禽”。然“季禽”似不得簡稱為“季”)。其說可從。詳見其《戰國秦漢簡帛古書訓釋研究》，第90—91頁。

② 對於“穗(sG-)”來說，s-前綴有什麼構詞方面的作用，尚待研究。

③ 鄭張尚芳：《上古音系(第二版)》，上海教育出版社，2013年，第144、358頁。

④ 關於“孛”的字形分析，參看史傑鵬：《釋郭店老子簡的“勃”字》，簡帛網，2009年5月14日；蘇建洲：《楚系文字“崇”字構形補說兼論相關問題》，原載臺灣中正大學中文系主編：《中正漢學研究》2012年第1期(總第19期)，又載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，2017年1月15日；劉洪濤：《〈說文〉“孛字”釋義》，《古漢語研究》2018年第2期，第82頁。

⑤ 裘錫圭：《甲骨文中所見的高代農業》，《裘錫圭學術文集·甲骨文卷》，第233頁。

⑥ 同上書，第234頁。



《合》19804(《京人》2983), 蔣玉斌先生已把它跟《合》21227(《甲》245)相綴合。^① 蔣先生並對此綴合版上的卜辭作過研究,^②現基本按其分辭讀法引錄於下:

(2a) 庚寅卜: 燎 




(2b) 甲午卜, 王: 囙(上甲)△九罍。

(此版上方另存一殘字, 蔣玉斌先生疑為“克”。此從略)

“罍”字, 蔣先生釋為“鼓”之異體。未知確否。蔣先生釋△為“禾”, 讀為“穌”, “指的是向上甲獻享包含九個懸鼓合奏的音樂”。我們主張△是“穗”的初文, 當然不能再讀為“穌”。如仍循蔣先生對辭義的理解, 初步懷疑此“△(穗)”可讀為“惠”。《禮記·表記》: “先王謚以尊名, 節以壹惠, 恥名之浮於行也。”鄭注: “惠, 猶善也。”古漢語名動相因, “上甲惠九罍”可能是說上甲以“九罍”為善, 實即卜問上甲是否接納時王的獻享。由於“九罍”的意思尚難論定, 同版有關之辭又殘損嚴重, 以上所說完全是假定性的, 有待於進一步研究。

《合》9615 存四條殘辭, 涉及△的一辭為“今秋晶(星)△九”。其義不明, 待考。

殷墟甲骨文中的“△(穗)”就討論到這裏為止, 下面附帶談談與“穗”字有關的一些問題。

西周至戰國文字中有作  (《集成》03443)、 (《古璽彙編》3192)、 (《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(二)·容成氏》簡 37) 等形之字(以下用“○”代替)。白於藍先生主要根據從“衣”從“○”之字在傳抄古文中用為“袖”, 此字即《說文》“袞”字, 傳抄古文實借“袞(袖)”為“袖”等綫索, 釋○為“袞”的聲符“采”, “采”當有“秀”、“穗”二讀, ○“應即采(穗)字之原始象形字”。^③ 後來, 郭永秉先生找出上舉西周金文和楚竹書《容成氏》兩條材料, 認為前者“可證明字本確當從禾頭上加穗形”; 後者在簡文中當讀為“禿”(“禿”、“秀”一字分化), 可以證成白於藍先生○“有‘秀’一讀”的說法。^④ 我們認為此說雖尚非定論, 卻是現有諸說中最為合理的。

但是, ○與“采”不見得非說為一字不可。郭永秉先生指出, 從字形上看, “采”不可

① 蔣玉斌:《甲骨新綴 35 組》, 先秦史研究室網站, 2012 年 2 月 22 日。

② 蔣玉斌:《甲骨綴合所得新字新形研究》,《古文字學青年論壇論文集》, 中研院史語所, 2013 年 11 月 25—26 日, 第 85—89 頁。下引蔣說皆見此文, 不另注。

③ 白於藍:《釋“袞”——兼談秀、采一字分化》, 原載《中國古文字研究》第 1 輯, 吉林大學出版社, 1999 年; 收入白於藍:《拾遺錄——出土文獻研究》, 科學出版社, 2017 年, 第 279—284 頁。

④ 郭永秉:《關於“穗、秀”問題致白於藍教授》, 古文字微刊(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官方公眾號), 2016 年 4 月 8 日。下引郭說皆見此文, 不另注。